

# 大业拾遗记

(唐) 颜师古

大业十二年，炀帝将幸江都，命越王侑留守东都。宫女半不随驾，争泣留帝，言辽东小国，不足以烦大驾，愿择将征之。攀车留借，指血染鞅，帝意不回，因戏飞白题二十字，赐守宫女云：我梦江都好，征辽亦偶然。但存颜色在，离别只今年。车驾既行，师徒百万前驱。大桥未就，则命云屯将军麻叔谋濬黄河入汴堤，使胜巨舰。叔谋御命甚酷，以铁脚木鹅试彼浅深。鹅止，谓濬河之夫不忠，队伍死冰下。至今儿啼闻人言麻胡来，即止。其讹言畏人皆若是。帝离都旬日，幸宋何妥所进车。车前只轮高广，疏钉为刃。后只轮庖下，以柔榆为之，使滑劲不滞。使牛御马（车名）自都抵汴郡。日进御女车。车<车宪>垂蛟绡网，杂缀片玉鸣铃，行摇玲珑，以混车中笑语，冀左右不闻也。长安贡御车女袁宝儿，年十五，腰肢纤堕，骏憨多态，帝宠爱之，特厚。时洛阳进合蒂迎辇花，云得之嵩山坞中，人不知名，采者异而贡之。会帝驾适至，因以迎辇名之。花外殷紫，内素膩，菲芬粉蕊，心深红，跗争两花，枝干烘翠，类通草，无刺。叶圆长薄，其香气农芬馥，或惹襟袖，移日不散，嗅之令人不多睡。帝令宝儿持之，号曰司花女。时诏虞世南、草征辽指挥德音敕于帝侧，宝儿注视久之，帝谓世南曰：“昔传飞燕可掌上舞，朕常谓儒生饰于文字，岂人能若是乎？及今得宝儿，方昭前事。然多憨态，今注目于卿，卿才，人可便嘲之。”世南应诏为绝句曰：学画鸦黄半未成，垂肩辘袖太憨生。缘憨却得君王惜，长把花枝傍辇行。上大悦。至汴，帝御龙舟，萧妃乘风舸，锦帆彩缆，穷极侈靡。舟前为舞台，台上垂蔽日帘，帘即蒲泽国所进，以负山蛟睫幼莲根丝贯小珠间睫编成，虽晓日激射，而光不能透。每舟择妙丽长白女子千人，执雕板缕金楫，号为殿脚女。一日帝将登凤舸，凭殿脚女吴绛仙肩，喜其柔丽，不与群辈齿，爱之甚，久不移步。绛仙善画长蛾眉，帝色不自禁，回辇召绛仙，将拜婕妤。适值绛仙下嫁为玉工万群妻，故不克谐。帝寝兴罢，擢为龙舟首楫，号曰崆峒夫人。由是殿脚女争效为长蛾眉。司宫吏日给螺子黛五斛，号为蛾录。螺子黛出波斯国，每颗值十金。后征赋不足，杂以铜黛给之，独绛仙得赐螺黛不绝。帝每倚帘视绛仙，移时不去，顾内谒者云：“古人言秀色若可餐，如绛仙真可疗饥矣！”因吟《持楫篇》赐之曰：旧曲歌桃叶，新妆艳落梅。将身旁轻楫，知是渡江来。诏殿脚女千辈唱之。时越溪进耀光绫，绫纹突起有光彩。越人乘樵风舟，泛于石帆山下，收野茧缲之。缲丝女夜梦神人告之，禹穴三千年一开，汝所得野茧，即《江淹文集》中壁鱼所化也。丝织为裳，必有奇文。织成，果符所梦，故进之。帝独赐司花女泊绛仙，它姬莫预。萧妃恚妒不悛，由是二姬稍稍不得亲幸。帝尝醉游诸宫，偶戏宫婢罗罗者，罗罗畏萧妃，不敢迎帝，且辞以有程姬之疾，不可荐寝。帝乃嘲之曰：个人无赖是横波，黛染隆颧簇小蛾。幸得留依伴成梦，不留依住意如何？帝自达广陵，宫中多效吴言，因有依语也。帝昏涵滋深，往往为妖祟所惑。尝游吴公宅鸡台，恍惚间与陈后主相遇，尚唤帝为殿下。后主戴车纱皂帻，青綈衰长裾，绿锦纯缘紫纹方平履，舞女数十许，罗侍左右，中一女迥美。帝屡目之，后主云：“殿下不识此人耶？即丽华也。每忆桃叶山前，乘战舰与此子北渡。尔时，丽华最恨，方倚临春阁，试东郭<爰兔>紫毫笔，书‘小研红绡，作答江令璧月’句，未终，见韩擒虎跃青骢车拥万甲直来冲入，殊煞风影，以至今日。”俄以绿文测海蠹，酌红梁新酿劝帝，帝饮之甚欢。因请丽华舞《玉树后庭花》。丽华白后主：“辞以抛掷岁久，自井中出来，腰肢依巨，无复往时姿态。”帝再三索之，乃徐起终一曲。后主问帝：“萧妃何如此人？”帝曰：“春兰秋菊，各一时之秀也。”后主复诵诗十数篇，帝不记之，独爱《小窗诗》及《寄侍儿碧玉诗》。《小窗》云：午醉醒来晚，无人梦自惊。夕阳如有意，偏傍小窗明。《寄碧玉》云：离别肠应断，相思骨合销。愁魂若飞散，凭仗一相招。丽华拜求帝一章，辞以不能。丽华笑曰：“尝闻，此处不留依，会有留依处，安可言不能。”帝强为之《操觚》曰：见面无多事，闻名尔许时。坐来生百媚，实个好相知。丽华捧诗，赦然不悛。后主问帝：“龙舟之游乐乎？始谓殿下致治在尧舜之上，今日复此逸游，大抵人生各图快乐，曩时何见罪之深邪。三十六封

书至今使人怏怏不悦。”帝忽悟，叱之云：“何今日尚目我为殿下，复以往事讥我邪？”随叱声，恍然不见。

帝幸月观，烟景清朗，中夜独与萧妃起临前轩，帘栊不开。左右方寝，帝凭妃肩，说东宫时事。适有小黄门映蔷薇丛调宫婢，衣带为蔷薇胃结，笑声吃吃不止。帝望见腰肢纤弱，意为宝儿有私。帝披单衣，亟行擒之。乃宫婢雅娘也。回入寝殿，萧妃谄笑不知止。帝因曰：“往年私幸妥娘时，情态正如此。此时虽有性命，不复惜矣！后得月宾被伊作意态不彻，是时侬心，不减今复对萧娘情态。曾效刘孝绰为《杂忆诗》，常念与妃，妃记之否？”萧妃承问，即念云：“忆睡时，待来刚不来。卸妆仍索伴，解佩更相催。博山思结梦，沉水未成灰。又云：“忆起时，投签初报晓。被惹香黛残，枕隐金钗袅。笑动上林中，除却司晨鸟。听之咨嗟云：日月遄逝，今来已是几年事矣！妃因言，闻说方外群盗不少，幸帝图之。”帝曰：“侬家事一切已托杨素了。人生能几何？纵有他变，侬终不失作长城公，汝无言外事也。”帝尝幸昭明文选楼，车驾未至，先命宫娥数千人升楼迎侍。微风东来，宫娥衣被风绰直泊肩项。帝睹之，色荒愈炽，因此乃建迷楼，择下俚稚女居之，使衣轻罗单裳，倚槛望之，势若飞举。又薰名香于四隅。烟气霏霏，常若朝雾未散。谓为神仙境不我多也。楼上张四宝帐，帐各异名：一名散春愁，二名醉忘归，三名夜酣香，四名延秋月。妆奁寝衣，帐各异制。帝自达广陵，沈湎失度，每睡须摇顿四体，或歌吹齐鼓，方就一梦。侍儿韩俊娥尤得帝意，每寝必召，令振簟支节然后成寝。别赐名为来梦儿。萧妃常密讯俊娥曰：“帝体不舒，汝能安之，岂有他媚。”俊娥畏威进言：“妾从帝自都城来，见帝尝在何妥车。车行高下不等，女态自摇，帝就摇怡悦。妾今幸承皇后恩德，侍寝帐下，私效车中之态以安帝耳，非他媚也。”他日萧后诬罪去之，帝不能止。暇日登迷楼忆之，题东南柱二篇云：黯黯愁侵骨，绵绵病欲成。须知潘岳鬓，强半为多情。又云：不信长相忆，丝从鬓里生。闲来倚楼立，相望几含情。殿脚女自至广陵，悉命备月观行宫，由是绛仙等亦不得亲侍寝殿。有郎将自瓜州宣事回，进合欢水果一器。帝命小黄门以一双驰骑赐绛仙。遇马急摇解，绛仙拜赐不然，因附红笺小筒上，进曰：驿骑传双果，君王宠念深。宁知辞帝里，无复合欢心。帝省章不悦，顾黄门曰：“绛仙如何来辞怨之深也？”黄门惧拜而言曰：“适走马摇动，及月观果已离解，不复连理。”帝意不解，因言曰：“绛不仙独貌可观，诗意深切，乃女相也。亦何谢左贵嫔乎？”帝于宫中尝小会为拆字令，取左右离合之意。时杏娘侍侧，帝曰：“我取杏字为十八日。”杏娘复：“解罗字为四维。”帝顾萧妃曰：“尔能拆朕字乎？不能当醉一杯。”妃徐曰：“移左画居右，岂非渊字乎？”时人望多归唐公，帝闻之不悛。乃言吾不知此事岂为非圣人邪。于是奸蠹起于内，盗贼攻于外。直阁裴虔通虎贲郎将司马德勤等，引左右屯卫将军宇文文化及将谋乱，因请放官奴分直上下。帝可奏，即宣诏云：“门下寒暑迭用，所以成岁功也。日月代明，所以均劳逸也。故士子有游息之谈，农夫有休劳之节。咨尔髦众，服役甚勤，执劳无怠。埃□盍溢于爪发，虬虱于兜鍪，朕甚悯之。俾尔休番，从便亿戏，无烦方朔滑稽之请，而从卫士递上之文，朕于侍从之间，可谓恩矣。可依前件事是有焚草之变。”

右《大业拾遗记》者：上元县，南朝故都。梁建瓦棺寺阁，阁南隅有双阁。闭之忘记岁月。会昌中诏拆浮图，因开之，得笋笔千余。头中藏书一帙，虽皆随手靡书，而文字可记者乃隋书遗稿也。中有生白藤纸数幅，题《南部烟花录》，僧志彻得之。及焚，释氏群经僧人惜其香轴，争取纸尾，拆去视轴，皆有鲁郡文忠颜公名，题云手写是录即前之笋笔，可不举而知也。志彻得录前事，及取隋书校之，多隐文，特有符会而事颇简脱。岂不以国初将相争，以王道辅政，颜公不欲华靡前迹，因而削乎。今尧风已还，得车斯驾。独惜斯文湮没，不得为词人才子谈柄。故编云《大业拾遗记》本文缺失凡七十八，悉而补之矣。